

集部

增注唐策卷六

疏

魏玄同選舉疏本傳高宗時擢進士遷吏部侍郎永淳元年上疏言選舉法弊云云不納

方今人不加富盜賊未衰獄訟未清禮義寖薄者王崇曰舊史寖薄作猶闕下吏不稱職庶官非其才取人之道有所未盡也崇曰舊史此下云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氏因之有沿有革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則

漢為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祖襲以迄於今用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察行法令之弊其來日久蓋君子重因循而憚改作有不得已者亦當運獨見之明定卓然之議如今選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權道所宜還華實為至要夫尺丈之量所及者蓋短鍾庾之器所積者寧多非其所及焉能度之非其所受何以容之況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假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力有所極照有所窮銓綜既多紊失斯廣又以比居地任時有非人豈直愧彼清通昧於甄索亦將竭其庸妄糅彼茅絲情故既行何所不至贓私一啓以及萬端至乃為人擇官為身擇利顧親疎而下筆看勢要而指情悠悠風塵此焉奔競擾擾遊宦同乎市井加以厚貌深衷險如溪壑擇言觀行猶懼不周今使百行九能折之於一面羣僚庶品專斷於一司不亦難矣且魏人應選所據者乃三分晉氏播遷所臨者非一統追乎

齊朱以及周隋戰爭之日多安泰之時少瓜分瓦裂各任一方隋氏平陳十餘年耳接以兵禍繼以饑饉旣德業之不逮或時事所未遑非謂是今非古也武德貞觀庶事草創人物固乏天祚大聖享國永年異人間出諸色入流歲以千計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猥至十不收一崇曰舊史云選集之始霧集雲屯擢叙於終十不收一淄澠雜混玉石難分用舍去留得失相半取舍淆紊夏殷已前制度多闕至周煥然可觀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亦不專一職穆王以伯冏為大僕正冏字古永切命曰慎簡乃僚此乃自擇下吏之言也太僕正特中大夫

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當然也故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是分任羣司而統以數職王命其大者而自擇其小者崇曰舊史此下云裴子野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尚矣居家視其孝友鄉黨服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難取其智謀𥙷之以事以觀其能臨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之王庭其在漢家尚猶然矣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為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而升于朝三公參得除署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闕者衆一士之進其謀也詳故官得其人鮮有敗事魏晉反是所失弘多漢制諸侯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臣則漢為置之州郡掾史督郵從事悉

任之牧守魏晉以後始歸吏部以刀筆量才簿書察行法與世弊其來久矣尺丈之量鍾庾之器非所及則不能度非所受則无以容况天下士類之衆可委數人手乎又尸厥任者間非其選至為人擇官為身擇利下筆繫親疏措情覲勢要悠悠風塵此焉奔競使百行折之一面九能斷之數言不亦難乎臣聞在官者不可无學今貴戚子弟一皆早仕程較既淺技能亦薄而門䕃有素資望自高所謂胄子者必裁諸學少則受業長而入

官然後移家事國謂之德進夫少仕則不務學輕試則
無才又勲官三衛流外之屬不待州縣之舉直取書判
非先德後言之誼臣聞國之用人如人用財貧者止糟
糠富者餘粱肉衰弊之才則磨策巧鈍以馭之太平多
士則遴柬髦俊而使之今選者猥多宜以簡練為急竊
見詔書三品至九品並得薦士此誠側席旁求意也但
褒貶不明故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搜揚且惟賢知賢聖
人篤論臯陶既舉不仁者遠身苟濫進庸及知人不擇

舉者之賢而責所舉之濫不可得已願少遵周漢之規以分吏部選即所用詳所失鮮矣

劉祥道選舉六事疏本傳高宗顯慶中遷吏部黄門侍郎知選事既世職乃釐補敝闕上疏云云

一曰今取士多且濫入流歲千四百多也雜色入流未始銓汰濫也故共務者善人少惡人多臣謂應雜色進者切責有司試判爲四等第一付吏部二付兵部三付主爵四付司勲若坐負當責雖經赦仍配三司不者還

本貫則官不雜矣二曰内外官一品至九品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大抵三十而仕六十而退取其中數不三十年存者略盡若歲入流五百人則三十年自相充補況三十年外在官猶多不慮其少今入流歲千四百其倍兩之又停選六七千人復年别新加其類寖廣殆非經久之制古者為官擇人不聞取人多而官少也三曰永徽以來年高者或以善政擢論事者或以單言進而庠序諸生未閑甄異是奬勸之道未周也四曰唐有天

下四十年未有舉秀才者請自六品以下至草野審加搜訪无令赫赫之辰斯學遂絶五曰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崇曰書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二漢用人亦久其職崇曰前食貨志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後朱浮疏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而閒者守宰數見换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帀然之今任官率四考罷官知秩滿則懷去就民知遷徙則苟且以去就之官臨苟且之民欲移風而振俗烏可得乎請四考進階八考聽選以息迎新送故之弊六曰三省都事主事主書比選補皆取流外有刀筆者

雖欲參用士流率以儔類為恥前後相沿遂成故事且掖省崇峻王言秘密尚書政本人物所歸專責曹史理有未盡宜稍革之以清其選

陳子昂勸興明堂太學疏本傳武后垂拱初詔問羣臣調元氣當以何道乃上言云

聞之師曰元氣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莫大於陰陽萬物莫靈於人王政莫先於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天地平則元氣正先王以人

之通於天也於是養成羣生順若天德使人樂其業甘其食美其服然後天瑞降地符升風雨時草木茂遂故顓頊唐虞不敢荒寧其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和之得也夏商之衰桀紂昏暴陰陽乖行天地震怒山川鬼神發妖見災疾疫大興終以滅亡和之失也迨周文武創業誠信忠厚加于百姓崇曰詩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親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故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崇曰史周

紀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天人方和而幽厲亂常苛慝暴虐詬黷天地川冢沸崩人用愁怨崇曰十月之交詩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其詩曰昊天不惠降此大戾節南山詩云不先不後為虐為瘵顧不哀哉近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自伊洛屬之揚州疲生人之力洩天地之藏中國之難起崇曰大業元年命尚書右丞皇甫議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導洛水達于河復自涿郡引河歷滎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于淮又遣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旁皆築御道樹以柳故身死人手

宗廟爲墟崇曰帝爲太上皇恭帝義寧二年三月帝在江都爲宇文化及所弑逆元氣之理也臣觀禍亂之動天人之際先師之訓昭然著明不可欺也陛下含天地之德日月之明眇然遠思欲求太和此伏羲氏所以爲三王首也昔者天皇大帝攬元符東封泰山崇曰高宗乾封元年正月戊辰封于泰山庚午禪于社首上元元年八月壬辰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然未建明堂享上帝使萬世鴻業闕而不昭殆留此盛德以發揮陛下哉臣謂和元氣睦人倫捨此則无以爲也昔黄帝合宫有虞總章堯衢室崇曰文中子問易篇黄帝

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明堂也夏世室崇曰禮冬官匠人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皆所以調元氣治陰陽也臣聞明堂有天地之制陰陽之統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莫不率備崇曰後禮儀志注新論云天稱明命故曰明堂上員法天下方法地八窻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又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王者政失則災政順則祥臣願陛下為唐恢萬世之業相國南郊建明堂與天下更始按周禮月令而成之乃月孟春乘鸞輅駕蒼龍朝三公九卿大夫於

青陽左个負斧扆馮玉几聽天下之政躬耤田親蠶以勸農桑崇曰記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耤養三老五更以教孝悌明訟恤獄以息淫刑修文德以止干戈察孝廉以除貪吏後宫非妃嬪御女者出之珠玉錦繡雕琢伎巧无益者棄之巫覡淫祀熒惑於人者禁之臣謂不數朞且見太平又言陛下方興大化而太學久廢堂皇埃蕪詩書不聞明詔尚未及之愚臣所以私恨也太學者政教之地也君臣上下之

取則也俎豆揖讓之所興也天子于此得賢臣焉今委而不論雖欲睦人倫興治綱失之本而求之末不可得也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奈何為天下而輕禮樂哉願引冑子使歸太學國家大務不可廢已

薛登選舉疏本傳武后天授中遷登補闕時選舉濫甚上疏云

古之取士考素行之原詢鄉邑之譽崇禮讓明節義以敦朴為先雕文為後故人崇勸讓士去輕浮以計貢賢

愚為州之榮辱昔李陵降而隴西慙崇曰前李陵降匈奴上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干木隱而西河美崇曰孟滕文公下古者不為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史魏世家文侯禮干木過其門未嘗不軾也名勝於利則偷競曰銷利勝於名則貪暴滋熾冀缺以禮讓升而晉人知禮崇曰左僖三十三年白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文公以為下軍大夫文翁以經術教而蜀士多儒崇曰前循吏傳文翁為蜀郡守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乃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漢世求士必觀其行故士有自修為閭里推

舉然後府寺交辟魏取放達晉先門閥梁陳篤士特尚詞賦隋文納李諤之言詔禁浮詞（崇曰諤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流宕忘反上書曰魏之三祖更尚文詞江左齊梁其蔽彌甚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輕浮遏止華僞）煬帝始置進士等科後生馳競赴速取時緝綴小文名曰策學不指實為本而以浮虛為貴方今舉士尤乖其本明詔方下驅馳府寺之廷出入公王之第陳篇希恩奏記誓報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者自求也非彼知之義是以耿介之士羞於自拔循常之人棄疎取

附願陛下降明制頒峻科斷無當之游言收實用之良策文試效官武閱守禦昔呉起將戰左右進劍呉子辭之諸葛亮臨陣不親戎服盖不取弓劒之用也漢武帝閱司馬相如之文恨不與同時及其至也終不處以公卿之位非所任故也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揚雄之坐田儀成子之得魏相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絶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銷請寛年限以容簡汰不實免官得人加賞自然見賢不隱貪禄

不專矣

蘇安恒救魏元忠疏本傳武后末元忠為二張所搆獄方急安恒疏申救

曰

王者有容天下之量故濟其心能進天下之善故除其惡不然則鬼神憑怒陰陽紛舛陛下始革命勤秉政樞博採謀猷天下以為明主暮年厭怠讒佞熾結水火相災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天下以為暗君邪正糅進竇曰糅女救切雜飯也獄訟寃劇何昔是而今非邪居安忘危之失也

竊見元忠廉直有名位宰相履忠正邪佞之徒嫉之若
讎易之兄弟無功無德但以馮附不閲數朞位勢隆極
指馬獻蒲先害善良自元忠下獄人人耦語謂易之交
亂且及四國烈士撫髀忠臣鉗口懼易之之權恐先諫
受戮虛死無名況虜賊方彊賦斂重困而自縱讒慝揺
變遐邇臣恐四夷伭目窺覘爲邊鄙患百姓託義以清
君側逐鹿之人叩門而至陛衛左右從中以應爭鋒朱
雀之門問鼎大明之宫陛下何以謝之臣今計者莫若

收雷電之威解恢恢之網復爵還位君臣如初則天下幸甚陛下縱不能斬佞臣塞人望且當抑奪榮寵翦其羽翼無使驕横為社稷之憂疏奏易之等大怒遣刺客殺之桓彥範營解乃免

盧懷慎時政疏本傳中宗景德中遷右御史臺中丞上疏陳時政云云疏奏不報其原不塞為蠹斯甚

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崇曰舊史此上云其一曰又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故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崇曰舊史考績下云校其功也昔子産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一

年人怨思殺之三年人德而歌之子產賢者也其為政尚累年而後成況常材乎崇曰左襄三十年子產為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三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比州牧上佐兩畿令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即遷曾不論以課最使未遷者傾耳以聽企踵以望冒進亡廉亦何暇為陛下宣風恤人哉崇曰舊史云下車布政罕終四考在任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即遷除不論殊最或有歷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望爭求陛進不惜廉恥亦何暇而為下宣風

布化求瘼恤人哉禮義不能與戶口益以流散倉庫愈匱百姓日敝職為此耳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教吏知遷之不遠則不究其力崇曰舊史究作盡偷處爵位以養資望崇曰舊史云偷安爵祿但養資望雖明主有勤天下之志然僥倖路啟上下相蒙崇曰舊史此下云共為苟且而已寧盡至公乎此國病也賈誼所謂跋盭乃小小者耳崇曰治安策云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跋盭古注跋古蹠字足下曰蹠今所謂掌腳是也此而不革臣恐雖和緩將不能為

崇曰舊史云臣恐為膏肓雖和緩不能療豈跋盭而已哉漢宣帝綜覈名實崇曰本贊覈作移興理致化黃霸良二千石也加秩賜金就旌其能終不肯遷故古之為吏至長子孫崇曰舊史云古之為吏者長子孫倉氏庾氏即其後也前食貨志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如淳注貨殖傳倉氏庾氏是也臣請都督刺史上佐畿令任未四考不得遷若治有尤異或加賜車裘祿秩降使臨問璽書慰勉須公卿闕則擢之以勵能者其下職或貪暴免歸田里以明聖朝賞罰之信崇曰舊史此係第一篇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崇曰舊史此下云其二曰夏商官倍亦

克用乂崇曰上文並書周官篇云此省官也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擇人也崇曰舊史云此為官擇人之義也今京諸司員外官數十倍近古未有謂不必備則為有餘求其代工多不理務而奉稟之費歲巨億萬徒竭府藏豈致治意哉今民力𡚁極河渭廣漕不給京師公私耗損邊隅未靜崇曰舊史云今倉庫空虛百姓凋弊河渭漕輓不給京師公私損耗不可勝紀況邊隅未静兵革猶興節用愛人正在今日增官廣費豈曰其時儻炎暵成沴租賦減入崇曰舊史此下云水衡無貫朽之蓄京庾闕流衍之儲疆埸有守賑救無年何

以濟之毋輕人事惟難毋安厥位惟危此慎微也原員外之官崇曰舊史此下云或簪裾雅望或臺閣舊人或明習憲章或諳閑政要皆一時良幹擢以才不申其用尊以名不任其力自昔用人豈其然歟臣請才堪牧宰上佐並以遷授使宣力四方責以治狀有老病若不任職者一廢省之使賢不肖確然殊貫此切務也崇曰舊史云此濟時之務也係第二篇夫冐于寵賂侮于鰥寡為政之蠹也崇曰舊史此上云其三曰竊見內外官有賕餉狼籍劓剝蒸人雖坐流黜俄而還復還為牧宰任以江淮嶺

積粗示懲貶內懷自棄徇貨掊貲訖無悛心崇曰舊史此下云而徇財黷貨罕能悛革委以共理佚河之清明主於萬物平分而無偏施以罪吏收遐方是謂惠姦而遺遠遠州賑邑何負聖化而獨受其惡政乎崇曰舊史此下云昔孟嘗廉明方臨合浦隱之清潔乃值番禺郅都之鎮靜朔方朕恭之緝寧疎勒地則遐僻必擇賢良務以寧濟為懷豈以遐荒見隅邊徼之地夷夏雜處憑險恃遠易擾而難安官非其才則黎庶流亡起為盜賊由此言之不可用凡材況猾吏乎臣請以贓論廢者削迹不數十年不賜收齒崇曰舊史云不許齒錄書曰旌別淑慝

即其誼也崇曰舊史此下云若不循此道去邪有疑善政能官甄獎或未之徧擠賦負賄佹倖或即冡升則賞罰無章沮勸安寄浮競之風轉扇廉恥之行奚責

韋嗣立諫營寺建官疏本傳中宗景龍中拜兵部尚書時崇飾寺觀恩倖食邑者衆嗣立言云

伏見營造寺觀累年不絕鴻侈繁麗務相矜勝大抵費常千萬以上崇曰舊史云其數極多皆務取宏博競崇瓌麗大則費三十萬小尚用三五萬餘略計都用資財動至千萬以上轉運木石廢功害農地藏開發蟄蟲傷露上聖仁慈理必不然準之道法則乖賞之生人則損陛下

豈不是思又食邑之家日月猥衆凡用户部丁六十萬
人課二絹則固一百二十萬臣見太府嵗調絹纔百萬
疋少則十之三有所貸免曾不半在比諸封家所入已
寡國初功臣其定天下食封不三十家今横蒙特賜家
至百四十以上天下租賦在公不足而私有餘又封家
徵求各遣奴皁凌突侵漁百姓怨嘆或貿易斷道誅責
紛紜曾無少息下民窶乏何以堪命臣願以下課一送
太府封家詣左藏仰給禁止自徵以息重困
崇曰舊史云且玄理

微妙歸於空寂苟非調心定慧諸法皆涉有為至如瓦木彫刻等務唯是殫竭人力但覺相誇壯麗豈閑降伏身心且凡所興功皆自掘鑿蟄虫種類實多每月殺傷動即萬計連年如此損害可知聖人慈悲為心豈有須行此事不然之理皎在目前在俗衆僧未通其旨不慮府庫空竭不思聖人憂勞謂廣樹福田即是增修法慧儻水旱為災人至饑餒邊境作變兵無資糧陛下雖有龍象如伽藍豈能使之理萬分之一救元元之苦哉於道法既已有虧在生人極以為損陛下豈可不深思之

臣聞設官建吏本於治人而務安之也崇曰舊史治作理明官得其人而天下治崇曰舊史云而上下自理矣古者取士先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州已試然後辟五府五府著聞乃升諸朝得不謂所擇悉而所歷

深乎今之取之未試而遽遷務進儌倖比肩係踵故文者治官則回邪贓汙武者治軍則庸懦怯弱補授亡限員外置官吏困供承官竭資奉國家大事豈甚於此

崇曰舊史云夫趨競者人之常情儌倖者人之所趨而今務進不避儌倖者接踵比肩布於文武之列有文者用理內外則有回邪贓汙上下敗亂之憂有武者用將軍戎則有庸懦怯弱師旅喪亡之患補受無限員闕不供遂至員外置官數倍正闕曹署典吏困於祗承府庫倉儲竭於資奉

古者設爵待士才者有之不才者進則有才之路塞賢人據正遠儌倖之門儌倖開則賢者隱矣賢者隱則人不安人不安國將危

矣刺史縣令治人之首比年不加簡擇京官坐負及聲稱下者乃典州吏部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擬縣朝輕用人何以治國願下有司精加汰擇凡諸曹侍郎兩省三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當先選用刺史縣令所冀守宰稱職以興太平

辛替否論濫爵營寺疏本傳中宗時置公主府官屬安樂府補授尤濫盛興佛寺替否上疏云云帝不省

古之建官不必備九卿有位而闕其選王崇曰書周官立太師太傅太

保茲推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六卿分職各率其屬故賞不僭官不濫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餘奉扶用切百姓餘食下忠於上上禮於下夫事有惕耳目動心慮作不師古以行於今臣得言之陛下倍百行賞倍十增官金銀不供於印束帛不充於錫何所愧於無用之臣無力之士哉且公王陛下愛子也選賢嫁之設官輔之傾府庫以賜之壯第觀以居之廣池籞以嬉之籞偶許切然用不合古義行不根人心將變愛成憎轉福

為禍何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怨也愛一女取三怨使邊疆士不盡力朝廷士不盡忠愛何所恃臣聞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今疆埸危駭倉廩空虛卒輸不充士賞不及而大建寺宇廣造第宅伐木空山不給棟梁運土塞路不充牆壁崇曰舊史此下云論古耀今逾章越制百寮鉗口四海傷心夫釋教者以清淨為本慈悲為主故常體道以濟物不為私欲以損人故恒去已以全真不為榮身以害所謂佛者清淨慈悲體道以濟物不欲利以損人不榮身以害教今三時之月掘山穿地損命也殫府虛帑

損人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濟物榮身則不清淨寧佛者之心乎崇曰舊史云豈大夏聖大神之心乎二十餘世而商受之商二十餘世而受之周三十餘世而漢受之由漢而後歷代可知已咸有道之長無道之短豈窮金玉修塔廟享久長之祚乎崇曰舊史此下云臣以為非佛意違人心自象王西下佛敎東傳青騾不入於周前白馬方行於漢後風流雨散千帝百王飾彌盛而國彌空俗彌重而禍彌大覆車繼軌曾不改途晉臣以佞佛取嗤梁王以舍身構隙若以造寺必為其理體養人不足以經邦則殷周已往皆暗亂漢魏已降皆聖明殷周已往為不長漢魏已降為不短臣以為滅彫琢

之費以賑不足崇曰舊史作貧人是有佛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佛之仁崇曰舊史佛皆作如來字罷營構之直以給邊陲是有湯武之功回不急之祿以購廉清是有唐虞之治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疎見在失真實冀虛無重俗人之所為輕天子之業臣竊痛之今出財依勢避役亡命類度為沙門其未窮者窮民善人耳崇曰舊史此下云以為出家者捨塵俗離朋黨無私愛今殖貨營生非捨塵俗拔親樹知豈離朋黨畜妻養孥非無私愛是致人毀道非廣道求人也陛

下尚欲填池壍損苑囿以賑貧人今天下之寺無數一寺當陛下一宮壯麗用度尚或過之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雖役不食之人不衣之士猶尚不給況必待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今計倉廩度府庫百寮共給萬事用度臣恐不能卒歲假如兵旱則沙門不能擐甲冑寺塔不足穰饑饉矣

辛替否論斜封營觀疏本傳睿宗立罷斜封官職詔復之方營金僊玉真觀上疏云云帝不能納

古之用度不時爵賞不當國破家亡者口說不若身逢耳聞不若目見臣請以有唐治道得失陛下所及見者言之太宗陛下之祖撥亂立極得至治之體省官清吏舉天下職司無虛授用天下財帛無枉費賞必待功官必得才為無不成征無不服不多寺觀而福祿至不度僧尼而咎殃滅陰陽不愆五穀遂成粟腐帛爛萬里貢賦百蠻歸款享國久長多歷年所陛下何憚而不法之中宗陛下之兄居先帝之業忽先帝之化不聽賢臣之

言而悅子女之意虛食祿者數千人妄食土者百餘戶造寺蠹財數百億度人免租庸數千萬是故國家所出日加所入日減倉乏半歲之儲庫無一時之帛所惡者逐逐必忠良所愛者賞賞皆讒慝朋佞喋喋交相傾動奪百姓之食以養殘凶剝萬人之衣以塗土木人怨神怒親忿衆離水旱疾疫六年之間二禍為變享國不永受終於凶婦取譏萬代貽笑四夷陛下所見也若法太宗治國太宗之安可致也法中宗治國累卵之危亦可

致也頃淫雨不解穀荒于壠麥爛于場入秋亢旱霜損蟲暴草木枯黄下人咨嗟未知所措而營造寺觀日繼于時道路流言計用緡錢百餘萬陛下知倉有幾歲儲庫有幾歲帛百姓何所活三邊何所輸民散兵亂職此由也而以百萬構無用之觀受天下之怨陛下忍棄太宗之治本不忍棄中宗之亂階忍棄太宗久長之謀（鄭厚曰太宗貞觀盡二十三年）不忍棄中宗短促之計（鄭曰中宗神龍三年景龍四年）何以繼祖宗觀萬國耶陛下在韋氏時切齒羣凶今貴為

天子不改其事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往見明勑一用
貞觀故事且貞觀有營寺觀加浮屠黄老無益之官行
不急之務者乎惟陛下停二觀以須豐年以所費之財
給貧窮填府庫則公主福無窮矣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增注唐策卷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蔣繼勲

增注唐策卷七

疏

吳兢勸聽諫疏　唐書本傳玄宗初立收還權綱羣臣畏伏兢慮果而不及精乃上疏

云云

云云

自古人臣不諫則國危諫則身危臣愚食陛下祿不敢

避身危之禍比見上封事者言有可采但賜束帛而已

未嘗蒙召見被拔擢其忤旨則明堂決杖傳送本州或

死於流貶由是臣下不敢進諫古者設誹謗木欲聞己過今封事謗木比也崇曰前文帝詔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使所言是有益於國使所言非無累於也注謂堯也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道路流傳相視怪愕

夫漢高帝赦周昌桀紂之對崇曰周昌嘗燕入奏事帝方擁戚姬昌還走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如何主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上笑之

晉武帝受劉毅桓靈之譏崇曰帝嘗問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對曰可方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尤克己為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

況陛下豁達大度不能容此忠直耶夫人主居尊極之位專生殺之權其為威嚴峻矣開情抱納諫諍下猶懼不敢盡奈何以為罪且上有所失下必知之故鄭人毀鄉校而子産不聽也崇曰左襄三十一年鄭人遊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産曰毀鄉校如何子産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善者吾則行之惡者改之是吾師也陛下初即位猶有褚無量張廷珪韓思復辛替否柳澤袁楚客等數上疏爭時政得失自頃上封事往往得罪諫者頓少是鵲巢覆而鳳不至理之然也臣誠恐天下骨鯁士

以讜言為戒撓直就曲斵方為刓董曰刓五丸切員削也偷合苟容不復能盡節忘身納君於道矣夫帝王之德莫盛於納諫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崇曰書說命篇云又曰朝有諷諫猶髮之有梳猛虎在山林藜藿為之不采崇曰前鄭昌訟蓋寬饒曰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忠諫之有益如此自古上聖之君恐不聞已過故堯設諫鼓崇曰後張晧疏堯舜立敢諫之鼓樹誹謗之木禹拜昌言崇曰書大禹謨篇益贊于禹曰云云禹拜昌言曰俞不肖之主自謂聖智拒諫害忠桀殺關龍逢而滅於湯崇曰桀迷惑妹喜不

撫其民民心積怨龍逢引黄圖進諫曰古之人君躬行禮義愛民節用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立而不去桀於是焚黄圖殺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滅於周崇曰史殷紀紂亂不止比干廼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此其驗也夫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崇曰書太甲下人將疾必先不甘魚肉之味國將亡必先不甘忠諫之說嗚呼惟陛下深監于茲哉隋煬帝驕矜自負以為堯舜莫己若而諱亡憎諫乃曰有諫我者當時不殺後必殺之大臣蘇威欲開一言不敢發因五月五日獻古文尚書

帝以爲訕己即除名蕭瑀諫無伐遽出爲河西郡守董純諫無幸江都就獄賜死自是蹇諤之士去而不顧外雖有變朝臣鉗口帝不知也身死人手子孫勦絕爲天下笑太宗皇帝好悦至言時有魏徵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劉洎馬周褚遂良杜正倫高季輔咸以切諫引居要職嘗謂宰相曰自知者爲難如文人巧工自謂己長若使達者大匠詆訶商略則蕪辭拙跡見矣天下萬機一人聽斷雖甚憂勞不能盡善今魏徵隨事諫正多

中朕失如明鑑照形美惡畢見當是時有上書益於政者皆黏寢殿之壁坐望臥觀雖狂瞽逆意終不以為忤故外事必聞刑戮幾措禮義大行陛下何不遵此道與聖祖繼美乎夫以一人之意綜萬方之政明有所不燭智有所不周上心未諭於下下情未達於上伏惟以虛受人博覽兼聽使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闢四門明四目也其能直言正諫不避死亡之誅者特加寵榮待以不次則失之東隅冀得之桑榆矣崇曰後馮異傳光武璽書勞曰可謂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矣

張廷珪大旱疏本傳開元初大旱關中饑詔求直言珪上疏言

古者多難興國殷憂啓聖蓋事危則志鋭情苦則慮深故能轉禍為福也景龍先天間景龍中宗先天睿宗凶黨構亂陛下神武汎掃氛垢日月所燭無不濡澤明明上帝宜錫介福頃陰陽愆候九穀失稔闗輔尤劇臣思天意殆以陛下春秋鼎盛不崇朝有大功輕堯舜而不法思秦漢以自髙故昭見咎異見賢遍反欲日慎一日永保慶和是皇

天於陛下睠顧深矣陛下得不奉若休旨而寅畏哉誠願約心削志考前王之書敦素樸之道登端士放佞人屏後宮滅外廄場無蹴鞠之玩野絶從禽之樂促遠境罷縣戍矜恵憚獨蠲薄徭賦去淫巧捐珠璧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張曰老子書）或謂天戒不足畏而上帝馮怒風雨違錯荒饉日甚則無以濟下矣或謂人窮不足恤而億兆攜離愁苦昏墊則無以奉上矣斯安危所繫禍福之源奈何不察今受命伊始華夷百姓傾耳以聽刮目

以視冀有聞見何遽孤其望哉

于休烈論金城公主請文籍疏本傳開元十八年公主請文籍

四種詔秘書寫賜上疏曰

戎狄國之寇也經籍國之典也戎之生心不可以無備崇曰舊史此下云典有恒制不可以假人傳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革其非心在乎有備無患昔東平王入朝求史記諸子漢不與之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說術也東平漢之懿戚尚不示征戰之書今西戎國之寇雖安可貽以經典且吐蕃之性慓悍果決崇曰舊史此下云敏

情恃銳善學不回若達於書則知戰深於詩則知武夫有師干之試崇曰采芑詩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深於禮則知月令有廢興之兵崇曰記月令孟春之月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孟秋之月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深於春秋則知用師多詭詐之計深於文則知往來有書檄之制崇曰舊史云深於文選此何異假寇兵資盜糧也臣聞魯秉周禮齊不加兵崇曰左閔元年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吳獲乘車楚屢奔命崇曰史吳世家王壽夢二年楚之上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

反而奔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吳於是始通於中國吳伐楚喪法亂邦崇曰舊史云一以守典存國一以喪法危邦可取鑒也公主下嫁異國當用夷禮崇曰舊史云合務夷禮而反求良書恐非主本意殆有姦人勸導其中崇曰舊史此下云慮有奔北之類勸教於中若陛下慮失其情崇曰舊史此下云以備國信必不得已請去春秋夫春秋當周德既衰諸侯威彊征伐競興情偽於是乎生變詐於是乎起有以臣召君之事取威定霸之事李清臣曰左傳四年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君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

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春秋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左曰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誠與之國之患也狄固貪婪貴貨易上正可錫以錦綵厚以金玉無足所求以智其智裴光庭遂言曰休烈但見情僞變詐不知忠信節義在遂與之

張九齡重守令疏本傳玄宗時張九齡上言云云

非政之氣發為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邇昔東海枉殺

孝婦天旱久之崇曰前于定國父于公決獄平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絫丁壯奈何其後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此婦養姑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竟論殺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昭其冤況六合元元之衆縣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治尤親於人者乎若非其任水旱之繇豈唯一婦而已今刺史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稍非其人繇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

無狀用牧守之任為斥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忝高位及埶衰謂之不稱京職出以為州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於才刺史乃爾縣令尚可言哉甿庶國家之本務本之職乃為好進者所輕承弊之民遭不肖所擾聖化從此銷鬱繇不選親人以成其敝也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崇曰前黃霸為揚州刺史又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後代丙吉為丞相後明帝時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十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令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京師衣冠

所聚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内而不在於外也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為刺史縣令哉國家賴智能以治而常無親人者陛下不革以法故也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既重則能者可行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為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

張九齡又言選士疏

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脩素行而不為徼幸姦偽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舉贏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崇曰前蕭曹贊何參皆起秦刀筆吏顏注刀所以削書也古者用簡牒故吏皆以刀筆自隨也）巧吏猾徒緣姦而奮臣以為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劒中流鍥舟以記者也凡稱吏部能者則曰自

尉與主簿縣主簿與丞此執文而知官次者也乃不論其賢不肖豈不謬哉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豈不能知人如知之難拔十得五斯可矣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為官擇人初無此意故時人有平配之誚官曹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敝於不變今若守令精覈其人則管内歳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寡為州縣殿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庸人之繁矣今歳選乃萬

計京師米物為耗豈多士哉盖冐濫牴此爾方以一詩

一判官其是非適使賢人遺逸此明代之闕政也天下

雖廣朝廷雖衆必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則已矣如

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不以次用之豈不可乎

如諸司要官以下等叨進是議無高畀唯得與不爾故

清議不立而名節不修善士守志而後時中人進求而

易操也朝廷能以令名進人士亦以修名獲利利之出

衆之趍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茍求一變而至阿私大

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矣故於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干天下之士必刻意脩飾而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也

柳澤言復斜封官疏本傳初姚宋知政事奏停斜封官太平公主盡奏復之詣闕上疏云

藥不毒不可以蠲疾詞不切不可以補過是以習甘旨者非攝養之方邇諛佞者非治安之宜崇曰舊史云即危治之本臣竊見神龍以來中宗綱紀大壞內寵專命外嬖制權崇曰

舊史制作檀因貴憑寵賣官粥爵崇曰舊史此下云朱紫之榮出於僕妾之口賞罰之命乖於章程之典妃主之門同商賈舉選之署若闤闠董曰闤胡官切市垣也闠胡對切市門也屠販者由邪忝官廢黜者因姦冒進天下溷亂竇曰溷胡困切亂也幾危社稷賴陛下聰明神武拯溺舉墜耳目所親豈可忘鑒誡哉崇曰舊史此下云作法於理猶恐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且斜封官者皆僕妾私謁迷謬先帝豈盡先帝意邪陛下即位之初用姚元崇等計悉以停廢今又收用之若斜封之人不可棄邪韋月將燕欽融不應褒贈李多

祚鄭克義不容盪雪也陛下何不能忍於此而能忍於彼使善惡混并反覆相攻崇曰舊史此下云為邪者獲利為正者銜冤道人以非勸人以僻崇曰舊史此下云將何以懲風俗將何以正姦邪今天下咸稱太平公主與胡僧慧範以此誤陛下故語曰姚宋為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臣恐流近致遠積小為大累微起高勿謂無傷其禍將長勿謂無害其禍將大崇曰舊史此下云又賞罰之典紀綱不謬天秩有禮君爵有功不可因怒以妄誅不可因喜以妄賞又言尚醫奉御彭君慶以巫覡小伎董曰覡刑狄切男巫也超授三

品奈何輕用名器加非其人臣聞賞一人而千萬人悅者賞之罰一人而千萬人勸者罰之惟陛下裁察

獨孤及陳政疏本傳代宗時以左拾遺召既至上疏言曰

陛下屢發德音使左右侍臣得直言極諫壬辰詔書召裴冕等十有三人集賢殿待制以備詢問此五帝盛德也然頃者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所上封皆寢不報有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遂使諫者稍稍自鉗口飽食相招為祿仕此忠鯁之人所以竊嘆而臣亦耻之

室之邑必有忠信況朝廷之大卿大夫之衆陛下選授之精與假令不能如文王之多士其中豈不有温故知新可懋陳政要而億則屢中者陛下議政之際曾不採其一說堯之疇咨禹之昌言豈若是耶堯設謗木於五達之衢崇曰前漢文帝紀詔古人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應劭注旌旗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木謂橋梁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孔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然則多聞闕疑不恥下問聖人之心也願陛下以堯孔心為心日降清問其不可者罷之可者議於

朝與執事者共之使知之必言言之必行行之必公則
君臣無私論朝廷無私政陛下以此辨可否於獻替而
建太平之階可也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産空於杼
軸擁兵者第館亘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
剝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椎剽吏不敢詰官亂職廢將
墮卒暴百揆隳刺如沸粥紛麻民不敢訴於有司有司
不敢聞陛下茹毒飲痛窮而無告今其心顒顒獨恃於
麥麥不登則易子皷骨矣董曰皷五巧切齧也陛下不以此時勵

精吏始思所以救之之術忍令宗廟有累卵之危萬姓悼心失圖臣實懼焉去年十一月丁巳夜星隕如雨昨清明降霜三月苦熱錯繆顛倒沴莫大焉賨曰沴郎計切水不利此下陵上替怨讟之氣取之也天意丁寧譴戒以警陛下宜反躬罪己旁求賢良者而師友之黜貪佞不肖者下哀痛之詔去天下疾苦廢無用之官罷不急之費禁止暴兵節用愛人兢兢乾乾以徼福于上下必能使天感神應反妖災為和氣矣又言淛江淮山南諸道兵以

贍國用陛下初不以臣言為愚然許即施行及今未有沛然之詔臣竊遲之今天下唯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兵足以當之矣自此而往東洎海南至番禺董曰番晋安切南海縣名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為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軍為無端之費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以備不虞自可阨害之地俾置屯禦悉休其餘以糧儲扉屨之資充疲人貢賦歲可以減國租半陛下豈遲疑於改作逡巡於舊貫使大

議有所壅而率土之患日甚一日是益其弊而厚其疾也夫療癰者必決之使潰今兵之為患猶癰也不以漸戢之其害滋大大而圖之必力倍而功寡豈易不俟終日之義耶

陸贄請釐革賦稅弊疏

一曰國家賦役之法曰租調庸其取法逺其斂財均其域人固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法制均壹雖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容心天寶之季海内

波蕩版圖隳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賦役舊法行之百年人以為便兵興供億不常誅求隳制此時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兩稅新制竭耗編甿日月滋甚陛下初即位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而摘郡邑驗簿書州取大歷中一年科率多者為兩稅定法此總無名之暴賦而立常規也顧詔有司與宰相量年支有不急者罷之廣費者節之軍興加稅諸道權宜所增皆可停稅物估價宜視月平至京與色樣符者不得虛

稱折估有濫惡罪官吏勿督百姓每道以知兩稅判官一人與度支參計户數量土地沃瘠物産多少為二等州率下者配錢少高者配錢多不變法而逋逃漸息矣二曰播殖非力不成故先王定賦以布麻繒纊百穀勉人功也又懼物失貴賤之平交易難準乃定貨泉以節輕重蓋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人所為也錢貨官所為也人所為者租稅取焉官所為者賦斂捨焉國朝著令稅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麻曷

嘗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今兩稅效筭緡之末法估資產為差以錢穀定稅折供雜物歲目頗殊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增價以市所無減價以貨所有耕織之力有限而物價貴賤無常初定兩稅萬錢為絹三匹價貴而數不多及給軍裝計數不計價此稅少國用不充也近者萬錢為絹六匹價賤而數加計之蠶織不殊而所輸殊此供稅多人力不給也宜令有司覆初定兩稅之歲絹布定估為布帛之數復庸調舊制隨土所宜各修

家技物甚賤所出不加物甚貴所入不減且經費所資在錢者獨月俸資課以錢數多少給布廣鑄而禁用銅器則錢不乏有糴鹽以入直榷酒以納資何慮無所給哉三曰廪使奏吏之能者有四科曰户口增加田野墾闢税錢長數徵辦先期夫貴户口增加詭情以誘姦浮苛法以析親族所誘者將議薄征則遽散所析者不勝重税而亡有州縣破傷之病貴田野墾闢率民殖荒田限年免租新畝雖闢舊畬蕪矣人以免租年滿復為汚

萊有稼穡不增之病貴税錢長數重困疲羸捶骨濯髓
苟媚聚斂之司有不恤人之病貴徵辦先期作威殘人
絲不容織粟不暇舂貧者奔迸有不怨物之病四病繇
考覈不切事情之過宜命有司詳考課績州税有定徭
役有等覆實然後報户部若人益阜實税額有餘據户
均減十三為上課減二次之減一又次之若流亡多加
税見户者殿亦如之民納租以去歲輸數為常罷據額
所徵者增闢勿益租廢耕不降數定户之際視雜産以

校之田既有常租則不宜復入兩稅如此不督課而人人樂耕矣四曰明君不厚所資而害所養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家給然後斂餘財今督收迫促蠶事方興而輸縑農功未艾而斂穀有者急賣而耗半直無者求假費倍定兩稅之初期約未詳屬征役多故率先限以收宜定稅期隨風俗時候務於紓人五曰頃師旅亟興官司所儲唯給軍食凶荒不遑賑救人小乏則取息利大乏則鬻田廬斂穫始畢執契行貸饑歲室家相棄乞為

奴僕猶莫之售或縊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稅茶錢精戸部者宜計諸道戸口均之穀麥熟則平糴亦以義倉為名主以巡院時稔傷農則優價廣糴穀貴而止小歉則借貸循環斂散使聚榖幸災者無以牟大利六曰古者百畝地號一夫蓋一夫授田不得過百畝欲使人不廢業田無曠耕今富者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强家為其私屬終歲服勞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田畝稅五升而私家收租畝一石官取一私

取十稽者安得足食宜為占田條限裁租價損有餘優不足此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

杜佑論討蕃疏本傳憲宗時吐蕃為亂諸將邀功請討之乃上疏云云帝嘉納之

昔周宣中興獫狁為害追之太原及境而止崇曰六月詩薄伐玁狁至于太原不欲敝中國怒遠夷也秦恃兵力北拒匈奴西逐諸羌崇曰史始皇紀三十二年始皇巡北邊盧生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蒙恬北擊胡畧取河南地三十三年畧取百粤地為桂林象郡南海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結怨階亂實生謫戍崇曰二世元年七月戍卒陳勝等反故荆

地為張楚勝自立為楚王居陳遣諸將徇地山東同上蓋聖王之治天下惟欲綏靜生人西被于流沙東漸于海至北與南止存聲教崇曰書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豈疲內而事外耶昔馮奉世矯詔發兵斬莎車王傳首京師威震西域宣帝議加爵土蕭望之獨謂矯制違命雖有功不可為法恐後奉使者為國家生事夷狄崇曰前本傳莎車遣使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奉世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因發其兵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震西域宣帝甚說下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曰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

之獨以奉世雖有功不可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使者利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為國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比突厥默啜寇害中國開元初郝靈佺捕斬之自謂功莫與二宋璟慮邊臣由此邀功但授郎將而已崇曰宋璟傳突厥默啜負其彊數窺邊侵九姓拔曳固負勝輕出為其俎擊斬之入蕃使郝靈佺傳其首京師靈佺自謂還必厚見賞璟顧天子方少恐後干寵蹈利者夸威武為國生事故抑之踰年纔授右武衛郎將靈佺恚憤死繇是訖開元之盛不復議邊中國遂安此成敗鑒戒之不遠也党項小蕃與中國雜處間者邊將侵刻利其善馬子女徵斂徭役遂致叛亡與北

狄西戎相誘盜邊傳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管仲有言國家無使勇猛者為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著之畧也今戎醜方强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守使之完輯禁絶誅求示以信誠來則懲禦去則謹備彼當懷柔革其姦謀何必亟興師役坐取勞費哉

元稹諫諍疏元和中自以職諫不得數召見上疏云

治亂之始各有萌象容直言廣視聽躬勤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不得蔽疏遠之人此治象也大臣不親

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決事深宫中羣臣莫得與此亂萌也人君始即位萌象未見必有狂直敢言者上或激而進之則天下君子望風曰彼狂而容於上其欲來天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小人則竦利曰彼之直得幸於上吾將直言以徼利乎由是天下賢不肖各以所忠貢於上上下之志霈然而通合天下之智治萬物之心人人樂得其所戴其上如赤子之親慈母也雖欲誘之爲亂可得乎及夫進討者

入而直言者戮則天下君子內謀曰與其言不用而身為戮吾寧危行言遜以得其終乎其小人則擇利曰吾君所惡者拂心逆耳吾將苟順是非以事之由是進見者革而不內言事者寢而不聞若此則十步之事不得見況天下四方之遠乎故曰聾瞽之君非無耳目左右前後者屏蔽之不使視聽欲不亂可得哉太宗初即位天下莫有言者孫伏伽以小事特諫厚賜以勉之崇曰魏徵傅陛下初即位論元律師死孫伏伽諫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曰賞太厚答曰朕即位未

此尊人使諫也有諫者所以賞之自是論事者唯懼言不直諫不極不能激上之盛意曾不以忌諱為虞於是房杜王魏議可否於前崇曰房杜贊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四方言得失於外數年大治崇曰魏徵傳帝即位四年歲斷死二十九幾至刑措米斗三錢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豈文皇獨運聰明於上哉蓋下盡其言以宣揚發暢之也夫樂生全惡戮辱古今情一也豈獨貞觀之人輕犯忌諱而好戮辱哉蓋上激而進之也喜順從怒謇犯亦古今情一也豈獨文皇甘逆耳怒從心哉蓋以順從之利

輕而危亡之禍大思為子孫建永安之計也為後嗣者其可順一朝意而蔑文皇之天下乎陛下即位已一歲百辟卿士天下四方之人曽未有獻一計進一言而受賞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亦未有奏封執諫而蒙勸者設諫鼓置匭函曽未聞雪寃決滯事明察幽之意者以陛下睿博洪深勵精求治豈言而不用哉葢下不能有所發者耳承顧問者獨一二執政對不及斯須而罷豈暇陳治安議教化哉它有司或時名見僅能奉簿書計錢穀

登降耳以陛下之政視貞觀何如哉貞觀時尚有房杜王魏輔翊之智日有獻可替否者今陛下當致治之初而言事進計者歲無一人豈非羣下因循竊位之罪乎輙昧死條上十事一敎太子正邦本二封諸王固磐石三出宮人四嫁宗女五時名宰相講庶政六次對羣臣廣聰明七復正衙奏事八許方幅糾彈九禁非時貢獻十省出畋游

增注唐策卷七

增注唐策卷八

表

房玄齡諫伐高麗表本傳太宗伐遼上意已決羣臣莫敢諫遂上疏云云

帝得疏曰是已危惙尚能憂吾國事乎

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臣之所不制者陛下皆制之矣崇曰舊史云兵惡不戢武貴止戈當今聖化所覃无遠不屆洎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為中國患無如突厥崇曰舊史此下云遂能坐運神策不下殿堂而大小

可汗相次束手弛辮握刀分典禁衛賓曰辮傳泫切交也延陀鐵勒拔致州縣高昌吐渾偏師掃除惟高麗歷代逋命莫克窮討陛下責其弑逆身自將六軍征荒裔不旬日拔遼東虜獲數十萬崇曰舊史此下云分配諸州無處不滿雪往代之宿恥掩崤陵之枯骨比功校德萬倍前王陛下仁風被於率土孝德彰於配天覩醜類之將亡則指期數歲授將帥之節度則決機萬里屈指而候塵視景而望書符應若神算無遺策擢將於行伍之中取士於凡庸之末箭穿七札弓貫六鈞加以留情墳典屬意篇什筆邁鍾張詞窮班馬文鋒既振則管磬自諧輕翰暫飛則花蘤競發撫萬姓以慈遇羣臣以禮褒秋毫之善解吞舟之網逆耳之諫必聽膚受之訴斯絕好生之德禁障塞於江湖惡殺之仁息鼓刀

於屠肆梟鶴荷稻糧之惠犬馬蒙帷蓋之恩降乘吮思摩之瘡登堂臨魏徵之柩哭戰亡之卒則哀動六軍負塡道之薪則精感天地重黔黎之大命特盡心於庶獄兼衆美而有之爲陛下惜之重之愛之寶之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乾卦云蓋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爲陛下惜者此也傳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子云陛下威名功德既云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邊夷醜種不足待以仁義責以常禮古者以禽魚畜之必絕其類恐獸窮則搏苟救其命且陛下每決死罪必三覆五奏進疏食

停音樂以人命之重為感動也崇曰舊史云蓋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也令士無一罪驅之行陣之間委之鋒鏑之下使肝腦塗地老父孤子寡妻慈母望轊車竇曰轊于劌切小棺抱枯骨椎心掩泣崇曰舊史云望轊車而掩泣抱枯骨而椎心其所以變動陰陽害傷和氣實天下之痛也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能為後世患夷之可也無是三者而坐敝中國為舊王雪恥新羅報讐非所存小所損大乎臣願下沛然之詔崇曰舊史云願陛下發沛然之恩降寛大之詔

順陽春以布澤許高麗以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衆即臣死且不朽

敬暉請降諸武封爵表武后時以誅二張功進封齊國長安二年表請諸武王者宜悉降封○此篇新史不載今將舊史附入

神器者天下之至公必歸乎有德皇極者域中之大寶必順乎天命歷考前古詳觀帝業皆不並興莫不更王故三皇氏沒而五帝氏興夏殷氏衰而周漢氏作何則帝王之歷數必應乎五行水盛則火衰木衰則金盛天

地之運也崇曰前律歷志太昊首德始於木曰包犧氏炎帝以火承木曰神農氏黄帝火生土為土德曰軒轅氏少昊土生金為金德曰金天氏顓頊金生水為水德曰高陽氏帝嚳水生木為木德曰高辛氏唐帝木生火為火德曰陶唐氏虞帝火生土為土德曰有虞氏禹土生金為金德曰夏后氏湯金生水為水德曰商武王水生木為木德曰周漢高帝繼周木生火為火德曰漢必合乎四時春往則夏來暑退則寒集則知五行之數帝王不可違之違之則宗社不安人生不理四時之序天地不能變變之則霜露不均水旱交錯自有隋失御海内崩離天歷之重歸于唐室萬方樂業荷撥亂之功三聖重光布生成之

德可謂有功於四海有德於蒸人自弘道遏密生靈降禍百姓哀號如喪考妣則天皇帝臨御帝圖崇曰高宗上元元年稱天皇后稱天后明目達聰躬親庶績則有讒邪凶孽誣惑睿德構害宗枝誅夷殆盡英藩賢戚百不一存餘類在者投竄荒裔寃酷人神感傷天地忠臣義士實所痛心自天授之際僭稱改革武家子姪咸樹封建十餘年間實亦榮極時唐室藩屏豈得並封故知事有升降時使然也今則天皇帝猒倦萬務神器大寶重歸陛下百姓謳

歌欣復唐業上至卿士下及蒼生黄髪之倫童兒之輩莫不歡欣舞抃竇曰音卞推手也有如見父母豈不以唐家恩德感幽祇之心陛下仁明順天下之望令皇業重構聖祚中興神祇之道有助于先德矣黎人之誠無負於陛下矣又聞業不兩盛事不兩大故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前聖之格言先哲之明誠崇曰坊記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自皇明反正天命惟新武家諸王封建依舊生者既加茅土死者仍追賦邑萬姓失望卿士寒心何則

開闢已來罕有斯理帝王之道實無此法陛下縱欲開恩以行私惠豈可違五行歴數乎乖四時寒暑乎又海內衆情朝廷竊議爲武氏諸王身計適將有損何則處之未得其所居之實恐不安陛下雖欲罷之翻乃陷之不遵古典故也且唐歴有歸周命已去（崇曰武后紀天授元年改國號周長安五年張柬之等率兵討亂皇帝復位徙天后于上陽宮）爵重則難保祿薄則易全又則天帝親政之時武氏諸王亦分外職今並居京輦不降舊封天下之心竊將不可陛下縱欲崇外戚曲

流恩貸奈宗廟社稷之計何奈卿士黎人之議何伏願陛下為社稷之遠圖割私情之小愛内崇經邦之要外順遐邇之心豈不固宗社之本允神靈之願則陛下巍巍之業貫三光而洞九泉親親之義上有倫而下有序

韓愈佛骨表本傳憲宗時遣刑部侍郎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愈上表云

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孝祥曰唐史作始入中國洪曰表云自後漢時流入中國又詩云佛法入中國邇來六百年按後漢西域傳云明帝時入中國而梁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引劉向列仙傳序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即

如此說則漢成哀之間已有經矣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以其衆來降得其國人之神上遣之甘泉宮人身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蓋當漢武時其經未行於中土直以神明事之耳又開皇歷代三寶記文平帝世劉向稱余覽典籍往見有經將知周時久流釋典秦雖焚除漢興復出也又漢武作昆明掘地得黑灰東方朔云可問西域道人西域道人佛之徒也又真誥云裴真人有三十四人弟子十八人學佛道餘者學禪道陶隱居謂長安中已久已有佛裴君即是其事以此言之中國之有佛尚矣退之所云據正史也

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黄帝在位一百年年一百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一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

賓評曰音酷高辛氏禮記禘黄帝而郊嚳史記高辛氏立

為帝嚳帝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一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此時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大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蓋亦俱年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

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九（唐史作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反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見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明聖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不許度人為僧尼

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鳯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内舁音輿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茍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宜更惜身

命以至焚頂燒指十百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臠力兖切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賓禮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境不令惑衆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

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胡瑗曰音列禮記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注桃鬼所惡茢祓除葦苕可掃不祥左氏乃使巫以桃列先祓殯後同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視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

災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表入帝大怒將抵以死裴度曰愈言內懷至忠頗少寛假乃貶潮州刺史

韓愈潮州謝表本傳被貶既至潮州以表謝曰

臣某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南之陬視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晩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

面（一作覲）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為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夷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讙呼不勞施為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其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瀧閭江切）難計程期颶風鱷魚（颶其魚切鱷五各切）患禍不測州南近界（一作州之南境）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氛敷文切）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

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悸（其季切）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為羣（魑抽知切魅明祕切）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為時輩所見推表（一作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薦之郊廟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鏤音漏）鋪張對天之閎休揚厲無前之偉績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

虧縱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内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剋不剛孽（一作倖）臣姦隸蠹居棊處淫毒自防外順内悖父死子代以祖以（一作繼）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所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

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功治一作治功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一作萬年服我威烈當此之時所謂千載一時萬一作不可逢之嘉會帝得

表頗感悔欲復用之皇甫鏄素忌愈改袁州刺史

狀

陸贄䦨中事宜狀本傳德宗時以書判拔萃補南陽尉時上言云云帝不納

〇此篇新史頗略今載舊史

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恃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己啓禍之門也陛下天錫勇智志期削平忿兹昏迷整旅奮伐海内震疊莫敢寧居此誠英主撥亂拯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美所可兢兢保惜慎守而不失者唯居重馭輕之權耳

陛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
倒持之勢今又似焉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
以能固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
而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
使指者臂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
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
故用即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
非獨爲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前

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患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馬崇曰新史兵志太宗貞觀十年更號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中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

涵天兩京不守尚賴經制頗存典刑彊本之意則忘緣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為資中復興運乾元之後大憝初夷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既弛禁戍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為寇故先皇帝莫與為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崇曰兵志玄宗開元六年詔折衝府兵六歲一簡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請募士宿衛明年更號曰彍騎自是諸府士益多不補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校而六宮宿衛皆市人

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天下之兵弱不能抗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號九節度大盜既滅而武士戰卒以功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父死子代徼命於朝天子力不能禁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為之寒心哉尚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攘却醜類再安宸居城邑具全宗廟無賈（為閔切）足以見天意之於皇家保佑深矣故示大儆將弘永圖陛下誠宜上副玄心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敗近鑒國朝盛衰無疆之休建不拔之業今則勢可危慮又甚於前先皇帝還自陝郛懲艾往事稍益禁衛

漸修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帥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軍以控北敵此四軍者皆聲勢雄盛士馬精彊又徵諸道戍兵每歲乘秋備塞尚不能保固封守遏其奔衝京師戒嚴比比而有陛下嗣膺寶位威攝殊鄰蠢茲昆夷猶肆毒蠚黑各切舉國來寇志吞岷梁貪冒既深覆亡幾盡遂求通好少息交侵蓋緣馬喪兵疲務以計謀相緩固殊畏威懷德必欲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要約息兵稍久育馬漸蕃必假小事

忿爭因復大肆侵掠借如吐蕃實和回紇無憾戎狄貪詐乃其常情茍有便利可窺豈肯端然自守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儻有賊臣啗殺丁外切黠虜覘邊伺隙乘虛徼犯亭障未審陛下何以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為無擾於人為不勞曽不料兵連禍拏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故前志以兵為凶器戰為危事至戒至慎不敢輕用之

者蓋為此也崇曰前主父偃傳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戰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變亡而為存化小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何可不畏而重之乎往歲為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已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為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已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攜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而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

叛矣而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難必之效其於為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為宗社自重之計恐未至焉自頃將帥徂征久未盡敵苟以藉口則請濟師陛下乃為之輟邊軍缺環衛虛內廄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畜以增騎

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為之算室廬貸商賈傾司府之幣設請榷之科崇曰食貨志趙贊言諸道律會置吏閲商賈錢每緡税二十竹木茶漆税十之一德宗納其策贊復請税間深算除陌而民益愁怨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有如朱滔希烈負固邊壘竊發郊畿敢犯城闕復何以備之且今之關中即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于是在焉豪勇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崇曰新史豪勇作豪傑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廄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

須一朝可取令執事者先拔其本棄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議制置則彊幹弱枝之術反語綏懷則悦近來遠之道乖陛下卒聽愚計使苋援東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必退遣神策及將家子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其京城及畿縣所税間架榷酒抽貫貸商點召之令一切停之則端本整棼之術也

陸贄論叙遷幸之由 贄從狩奉天徳宗倉卒變故每自刻責贄曰陛下引咎堯舜意也然致寇者乃羣臣罪贄意指盧杞等帝護杞因曰卿不忍歸過朕有是言哉

然自古興衰其亦有天命陸贄乃上書云

自安史之亂朝廷因循涵養崇曰奏議云久務容養事多僭越禮闕會朝陛下將一區宇乃命將興師以討四方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疲饋轉行者苦鋒鏑崇曰奏議云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博常賦不給乃議促限而加斂焉加斂既殫乃別配之別配不足於是榷筭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吏不堪命崇曰奏議此下云人不助命農桑廢于追呼膏血竭于笞捶兆庶嗷然而郡邑

不寧矣邊陲之戍以保封疆禁衛之旅以備巡警邦之大防也陛下悉而東征邊備空屈又搜私牧責將家以出兵籍馬夫私牧者元勳貴戚之門也將家者統帥岳牧之後也其復除征徭舊矣今奪其畜牧事其子孫丐假以給資裝破產以營卒乘（崇曰奏議此下云道路悽惘部曲感傷）元臣貴位孰不解體方且稅侯王之廬算裨販之緡（崇曰奏議云加以聚斂之法轂下尤嚴邸第侯王咸輸屋稅裨販夫婦畢算緡錢）貴不見優近不見異羣情嗷然而闕繼不寧矣陛下又謂百度弛廢則持義

以掩恩任法以成理斷失於太速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于人而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于物而億度未必然也寡恕而不懼禍故反側之釁生多猜而不防嫌故苟且之患作由是叛亂繼生怨讟並興非常之虞惟人主獨不聞兇鼓卒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陛下雖有股肱之臣耳目之佐崇曰奏議此下云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誠臨難不能效死是則羣臣之罪也陛下方以興衰諉之天命亦過矣書曰天

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崇曰泰誓篇人並作民則天所視聽皆因于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崇曰奏議云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崇曰書西伯戡黎篇云此捨人事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仲尼以為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是以祐之易論天人祐助之際必先履行而吉凶之報象焉此天命在人蓋昭昭矣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尚恐有可疑者請以近

事信之自比丘興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風濤然洶洶靡定族黨聚議謂必有變則京師之人固非悉通占術曉天命也則致寇之由豈運當然夫治或生亂亂或資治也無難而失者忽萬幾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而興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敕慎也今生亂失守之事及資治興邦之業在刻厲而謹修之當空危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勤思而熟計之惓已以從衆違欲以從道遠遠憸佞親忠直推至誠去逆詐崇日

奏議此下云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焉去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焉錄片善片能以盡羣材焉忘小瑕少怨俾無棄物焉

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耗神不劬力第約之於心耳崇曰奏議此下云斯道夕誓之於心則可以感神明動天地朝施之於事則可以服庶類懷萬方

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不寧哉崇曰奏議此下云願悔前禍以谷天戒新聖化以承天休勿謂時逢厄運而自疑勿謂事不由人而自解勤力不息足致升平豈止盪滌祆氛旋復宮闕而已

增注唐策卷八